太乙神鍼心法

鍼案紀畧序

天下事聞之者恒不如見之者之淺切著明也傳聞之下或得其半未得其全或信為真或疑為偽惟身遇目擊始能不爽纖毫我於鄞江邵君克承所集鍼案紀畧一書乃知其親灸我

韓門兄用鍼治病之神從旁目覩手書而不少謬者也慈谿

韓門兄芑齋諱貽豐浙東名進士嘗遊武林紫

陽山得異人手授太乙神鍼屢試屢驗已而鳴琴屈產之鄉旋膺司馬之任數載於茲醫名與政聲並震然　公初不以爲秘東西南北遇病即醫貴賤賢愚罔所區別有奉金爲壽者一切麾而去之以是聲稱更籍甚余前承乏襄垣山川間阻未獲褰裳把晤聆口碑傳頌已洋洋盈耳會丙申仲夏　公聞訃以內艱離任而余於季冬代　公爲政適　公尚未南旋因得時過

請益見戶外之履常滿凡大小疾厄無不應鍼而愈參苓可廢問切無庸立起沉疴頓甦危疾昔之聞所聞者今乃得見所見矣鍼誠神矣哉余因請 公盡記其治證奇效以示後學 公笑曰余療人多矣何能一一筆之然余向有及門邵子紀畧一帙可觀也遂請讀終卷始知
公之聲名洋溢郎
輦轂之下隣邦之遠亦莫不知有太乙神鍼者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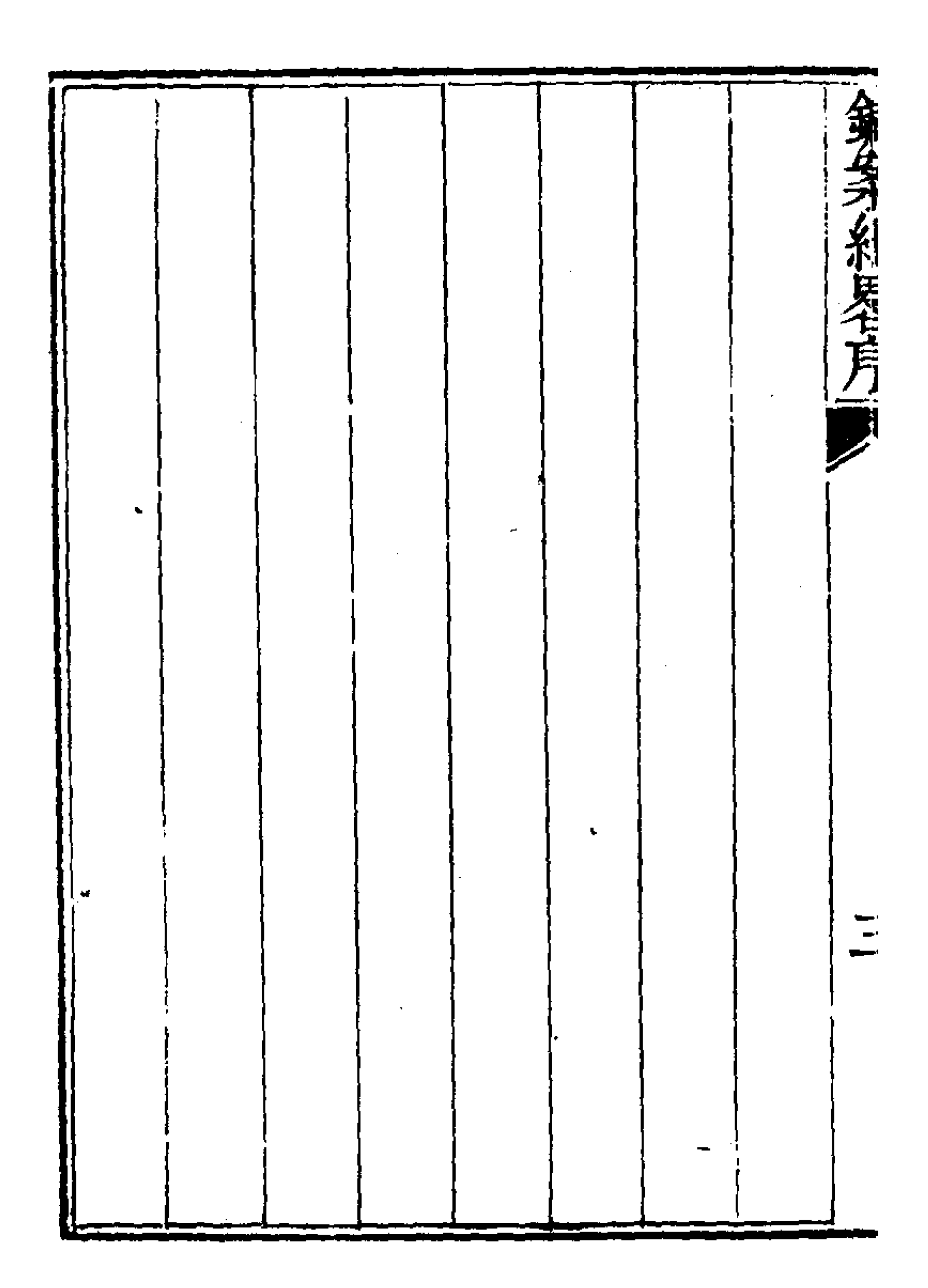
嘖頌海內活人仁術無踰於此此噫鍼誠神矣哉
我　公幼穎異具鄰侯璵子骨餘領
老門伯卓齋先生庭訓橋梓騈秀科甲蟬聯文章
名世而外即以天下爲已任平日讀書抱道拯
濟蒼生固自有大於此者行看服闋登膺洊膺
異數躋槐棘而沛霖雨調陰爕陰陽仰體
聖天子萬物得所之懷登斯民於仁壽者其鴻猷偉
略正未可量良相良醫　公且以一身兼之矣

以余之所目覩合之邵君之所手書不禁自喜見所未見者抑且聞所未聞殊快耳目之廣也爰綴數語弁之簡端以志景慕之初心云

旹在

康熈丁酉春王正月大梁門年家眷寅弟栁國

勲世臣甫拜撰



太乙神鍼心法卷下

子壻　馮[illegible]英如經甫

受業姑蘇姚世琦文韓甫　仝校

受業鄞江邵天祚克承甫謹錄

長男　嗣英西園甫　仝訂

次男　奎英元林甫

鍼案紀畧小引

鍼案紀畧者紀先生用鍼奏效之神不能紀詳[illegible]但紀其畧也先生於戊子夏得神鍼秘授於吳山之紫霞洞天是

秋需次北上舟行所過凡停橈泊棨之處遇病卽鍼鍼到
病除比入都都人士已莫不知有先生神鍼也先生謁選
得山右石樓令石小邑在萬山中民不知醫往往多夭札
先生惻然憫之于興利剔獘外亟亟以救民爲務遂出其
神鍼爲民療疾活人無筭遠近隣壤之求治者扶老攜幼
趾錯於道當是時也善政仁聲徧播省會　大中丞暨
方伯　廉鎮聞先生名咸奇之召治悉應手愈甲午秋奉
憲委攝永寧州篆先生活永人一如活石人也已而汾郡
司馬缺員先生以茂猷殊績　特膺題薦隨本

陛謁名動京師自 中堂 列卿 滿漢大人 同年世好而
下莫不以沉疴望救爭相延致倒屣而迎恨相見晚也既
抵汾郡司馬任隨押餉蘭皐於是秦晉兩省無不人沐神
鍼救濟之惠矣先生蒞石樓五載署永寧半載寓京半載
陛任司馬客秦半載前後所活人不可數計夫函丈之間
書事紀言固弟子職也目覩濟世之神功而不能操觚以
紀其盛抑亦吾黨之羞也祐不敏謹得約畧神鍼奇效之
梗概著之簡末以志不忘書不盡言此何足以盡先生掛
一漏萬 高明自能鑒之受業邵天祐百拜謹識

鍼案紀畧

先生任石樓甫下車一生員以乃郎不率教責之因大怒氣重痰壅塞喉死、舉家皇急其弟奔訴適先生公坐乃手授神鍼一枚令鍼百會一穴肝腧兩穴鍼三下、有痰一丸從喉間躍出、氣通而甦、隨走謝先生呼乃郎到案杖責示懲諭以至情至性多方開導父子感泣而去

有凊澗生員某者能文而健訟人皆側目逮延聞名一日以奇疾就醫先生曰吾今得以化之矣爲下數鍼立愈生狂喜頓首謝先生曰毋謝也吾鍼誓不救惡人吾頗虓風

監觀兄品格自是善良將來當以文章顯但可惜陰隲敍
上不知何以少損幸保重恐此病復發吾鍼亦不能回天
也生惶恐悔罪卒爲善士
永和一少年患瘋狂百治不痊其父兄縛送求治先生爲
鍼百會二十一鍼升堂公坐呼少年前來命去其縛予杖
者十杖畢而醒問以前事茫然不知也
山右風氣好鬭輕生命案最多先生之治石樓也遇有鬭
毆昇傷來驗者即審視其傷之重輕輕者不究其有傷重
垂斃者視奄奄一息尚存即以絳雪丹三錢用熱酒衝開

灌之但得入口使惡血不得衝心可保無虞倘氣已絕口噤不受藥急以神鍼鍼之俟氣回聲出乃以藥灌再於受傷處以藥敷之責令行兇人保辜調養俟傷痕平復示審審之日一據理之曲直是非爲斷倘行兇人曲而非則於本罪之外更治其行兇之罪倘受傷人曲而非則仍照罪科斷畧不假借而另治行兇者以應得之罪於是鬭毆之風漸息而自傷以圖詐者亦不敢作奸矣間有重傷俱獲保全故終其任無一命案也

壬辰夏六月山右　大中丞蘇公令媳患血崩年餘莫能

瘵　中丞飛檄汾郡　郡尊招先生先生承命而徃時適有精於方藥者在座同入內診脉　中丞問曰此何證先生曰此氣血雙虛證也　中丞令鍼藥並施先生曰用藥不用鍼用鍼不用藥或先用藥用藥而效則不必用鍼或先用鍼用鍼而無效則再用藥　中丞乃令先用鍼爲鍼數處一日而病退經行二日而飲食進三日而元氣復由是神鍼之名大震省中各　上憲爭相延治矣

臬憲岳公長公郎沁世兄頸患一毒毒在頸之左不能左顧不潰不散者年餘矣無醫不醫無藥不藥罔效也　臬

憲令先生治之先生治以梅花鍼法應手漸消頸得左顧七日平復如初　岳公大喜延譽同寅僚屬與　蘇大中丞同聲而贊嘖嘖不置口於是　藩憲查公以腿疾邀治糧憲彭公以頭風邀治　關憲馮公以足疾邀治其餘各府廳州縣之在省者凡有疾無不紛紛求治盖其門如市焉

先生公出則必携鍼藥以自隨每至一村庄老幼男婦即遮道擁輿不得前非因有病而求鍼乞藥即因病愈而叩頭稱謝也先生即停輿良久應之無倦容甲午初秋棠

郡尊委盤永寧倉庫道經田家會忽有二人扶輿而行問
此何爲者則跪而禀曰吾母有病求治也問汝母何病曰
吾父病垂危吾母心患之每夜半露禱閱旬月不衰吾父
病幸愈吾母即患風狂晝夜不思眠食白日祼身狂走或
登高阜或上窪房莫能禁也吾父因母病出外訪醫求藥
不知所往問家在何處手指前村云即此是吾家也先生
因命駕至其家其母正在袒裼狂跳中忽自覓衣覆體斂
容屏息若有所俟者隣媼訝之初不解其何意俄而先生
至令之跪則跪因跪而受鍼爲鍼其百會一穴鬼眼二穴

各二十一鍼鍼畢即叩頭謝日吾今不敢爲祟矣願乞饒命吾去矣言畢而醒瞪目驚視見一村男婦都來觀看疊圍如堵問若輩何事到吾家二子具告以故爽然如夢之初廻也重起身整衣歛衽向先生叩頭其夫適亦還家夫妻抱頭痛哭已而大喜歡笑一村之人咸驚嘆爲異事惜此地無工詩者不能歌詠其事又無良畫史爲着色點染繪圖以傳乃闕典爾

石樓地瘠民愚鮮知禮教先生下車即重學校端士習厚民風捐貲建造明倫堂　啟聖宮名宦鄉賢祠朔望必親

諸人烟稠密之所宣講

上諭三令五申勸民敦本與行勉爲良善一時政簡刑清風移俗易每日公坐並無案牘之勞堂下膜拜紛紛則皆遠近人民求治病而來者也先生一一問其所病或手自診脉疏方或親爲點穴用鍼或給與湯藥丸散莫不人厭所欲而去故至今秦晉豫三省之與石樓隣者皆家家尸祝先生不朽也

山右學院孔公諱尚先者出京時即患半身不遂比到任謁　中丞步履艱難之極　中丞曰何不令韓石樓一治

之時先生適以公事在會城公即遣人延請先生至公出迎則使二人扶掖而行步不能移寸及坐敘談語格格不吐音含糊氣斷續先生爲鍼環跳風市三里各二十一鍼公忽下牀自走於庭不煩人扶掖布武接武甚自適也已而連起飛腿者三如兒童嬉戲狀以示筋舒血活無復病楚意喜極不可名言然而音之含糊氣之斷續猶是也翌日先生又爲鍼天突膻中甫十四鍼公方仰臥受鍼忽吐音措詞琅然條貫感頌先生大德刺刺不休先生禁之使無多言多言傷氣公曰我向者喉閒不知爲何物所塞自

知語不達意甚悳之今全無隔礙得以暢我所欲言如之何其不言耶公既德先生意欲有以厚報之及公按汾校士先生念

朝廷作人大典孤寒進身所係絕不干之以私士林咸重先生清介爲不可及也

先生之攝篆永寧也每日政事之暇輙以神鍼治病視石樓爲更多無不手到病除筆難殫述而最奇者有起死回生之一事此古今所不經見者也甲午冬先生以公事往大武鎮道經同生溝路遇鄉保禀稱本村於昨夜毆死一

人先生急命幹役疾往拘其兇首毋使遁而單騎赴死者之家驗看則徧身重傷屍挺僵已無生氣矣先生自念此乃眞命案也死者之父母年皆七十以外貧而且病所倚惟此一子今其子死二老決不能活矣奈何惻然不忍坐視不得已因取鍼鍼其百會聊以自盡厥心非敢謂其能必活也時天氣甚寒令村人各解衣以熱體輪熨屍身又於鍋中熬水令沸令村人各以其手探湯極熱更番揉擦屍之手足無何屍得人氣體頓柔鍼至十四鍼忽喉中作響口鼻微吐有氣診其脈脈忽動先生喜曰有救矣鍼至

二十一鍼則喉間大出聲痛哭手足能屈伸舒展口稱徧體痛不可忍則背其被毆處也睜開雙眼淚如雨下見先生在座訴究不住口先生呼酒來以藥飲之於其破損流血處以藥糝之其徧體傷痛處俱以鍼鍼之責令兇首保辜調養如限內死仍抵償其父母見其子忽活喜出望外村中人舉嘆息而去閱兩月後先生早視堂事忽見一人持狀口稱求和息訊之卽前所生甦之人被人毆死死經一夜而救之活者也視其狀貌較前肥偉俄而其父母向前禀云吾子不但傷痕平復且更健已能務庄農矣不願

終訟聽審也先生念人雖已活而法不可縱將兇首予杖示儆准令和息存案救一人於已死而保全其兩家於不死州人咸頌之不衰云

夫神鍼之起死回生者多矣然大約因其病在垂危醫藥所不能救而神鍼救之耳未有毆死之人徧體重傷死經一夜氣斷脈絶四肢僵直而能令之復活者也故曰最奇也此蓋先生深憫其父母之老病孤苦勢在必死一念惻隱之心不忍坐視感動彼蒼乃獲此奇驗非神鍼本來原有此一種治法也當日祁因從遊驂後乘

目擊其事淡以爲奇故記之天祐又識

太原鎮臺駐劄平陽府金公諱國正者由花馬池副將特陞太原總鎮赴京

陛見於乙未之孟夏初十日道經永寧州先生迎於道左公下騎腿蹲地不能起立先生叩其故公曰我向有腿疾今因赴京期促兼程取道鞍馬勞頓舊疾復發安得一名醫爲我療之先生曰我能爲公已此疾乃同至公寓爲點數穴手下鍼應手痛止翌日腿如故公因得以晝夜疾馳於是月之二十四日至京師二十五日即引 見而

皇上於二十六日幸熱河矣公請隨駕
上以地方重大命即赴任公履任杜包苴絕弊竇潔已奉公愛
惜士卒訓練行伍兵民相安平陽人以爲得沾金公之愷
澤皆出先生之國手也
先生於乙未之季夏朔日帶山右　撫憲蘇大中丞以先
生才能特疏　題陞汾郡司馬先生於十一日自永寧任
內束裝赴京引　見至初秋三日到京時
駕幸熱河候至仲冬十七日引　見於澹寧居至臘月初三日
出都門抵新任自到京以迄出京無日不以神鍼療人其

貧窮孤苦奇險殘廢所全活者不可勝計而當事貴官大人縉紳先生之尊恙所積久而莫治者皆以神鍼起之一時爭相延致皆以得先生先到其門爲大幸事所酬金帛無算委積充庭宇先生絲毫一無所受使者固進先生則固辭終完璧去先生旅邸蕭然安之若素而購藥製鍼晝夜不倦不惜傾囊倒笥以覓珍藥出都門時至不能備行李多方假貸始得行蓋一介不取先生之天性然也任京用鍼奇效之處難以指屈在先生過而不留初不欲表暴於人而吾黨從遊之下誠不欲使先生濟世神功任其

湮沒因與同人約畧筆之簡牘不過偶舉數端以誌大概未能一一都載也

先生之寓京邸也凡有患病者莫不求治治即應手愈一時名譟都下　王公大人皆延之上座　滿洲大司農穆公諱和倫者先是左手患木風指不能伸屈坐朝房語之同列咸云此將來半身不遂之兆何不令韓司馬鍼治穆公頷之比歸第有　盛京二戸曹以公務晋謁　公問曰來何遲耶對曰適觀韓司馬爲人用鍼治耳聾鍼畢即愈因相歡笑故來遲耳　穆公曰君等固善韓司馬乎何

不爲我一致之　二戸曹應曰諾因以　公命延先生先
生至爲用七鍼指節伸縮無恙　穆公大奇之出金帛贈
先生一無所受　公因作清語語　二戸曹曰韓先生愈
我疾不受謝我若年少將來出做督撫可以圖報今老矣
何以報之惟有煩二君致意求傳心法多製神鍼施人濟
世以廣先生陰德耳逾兩月　穆公患腿疾入　朝必恃
杖而行因力辭乞休
皇上倚重　穆公不欲聽其引退見　公步履艱難不得已准
其所請時先生偶往通州自通歸又延先生治爲鍼環跳

風市三里鍼數次腿疾頓瘳　穆公雖年高精神本矍鑠
而步履又得如故
皇上見之大喜遂復有司農之　命云
盛京戸部多公諱永俄者曩爲浙省杭郡理事司馬與先
生之　尊公太先生同舉卓異與先生最莫逆因新陞禮
垣來京
陛見歡然道故其表弟某者新陞　御馬圈大人候
皇上迴鑾亦欲引　見而患耳聾　多公問曰耳聾亦可用鍼
否先生曰未之試也前月微同年　汪武曹先生以耳聾

邀治因無暇往遣門人治之竟得全愈今嘗試之何如因
與之用鍼耳之無聞者已數年矣乃鍼其左耳則右耳忽
然有聞、鍼其右耳則左耳忽然有聞、鍼畢纖悉細響、左右
兩耳皆聞之、正歡笑間、適又有一戶曹 齊公諱格坦者、
來共坐談歎、爲異事、 二公隨同詣 大司農穆公公怪
其來遲而對以因觀韓司馬用鍼治耳聾而 穆公卽令
二公招先生也自此 滿洲大人先生之求治者殆無虛
日矣
原任大司空徐公諱元正者係先生 尊公卓齋太先生

之同年也在京邸患病半年杜門謝客先生神鍼之名已徧京畿而　徐公未之聞也適一日先生爲　翰林侍讀陳公諱恂者治痰嗽因談及　徐公抱恙　徐公之宅與陳宅斜對不遠先生遂步詣其第以年家子求見閽者不與通稱主人有病謝客先生曰我正爲病而來非尋常干謁也固求見　徐公因令入至卧室先生見　徐公滿面虛浮風氣兩口角流涎不已語含糊不能出喉兩腿沉重足趑趄不克踰戶限先生爲診其脉曰此證非鍼不可遂呼燃燭舉手向頂門欲用鍼　徐公及其令孫皆大惶駭

云此處安可用火攻强之再三終不允先生悵怏而出自念此我　父同年好友豈可膜視越日又往謁終持前說不允用鍼也先生曰老年伯近亦有所聞乎　徐公曰閉門卧病無所聞也先生曰盍俾令孫往外一詢之親友乎徐公曰何詢乎先生曰但詢貽豐之賊名即知矣先生又怏悵而出居數日有人款先生之門者三叩不得見先生先生他往也比歸問之則固　徐公之令孫徧詢親友得一一聞先生用鍼之神效淺悔從前不聽先生用鍼而今急欲延先生爲一用鍼也先生前往爲鍼百會、神庭、腎腧、

命門、環跳、風市、三里、湧泉、諸穴道、供二十一鍼方鍼之初下也以爲不知當作如何痛楚及鍼入氣行氤氳不可名狀卽連聲贊嘆以爲美妙難言積久周身之病一時頓去徐公喜極始嘆服眞神鍼也因謂先生曰足下抱如此神技曩者何不爲胡司寇一治乎時　胡司寇已患病仙遊先生曰豐到京時卽聞　司寇有恙意欲往治以素昧平生無因不得至前至今猶耿耿豐誠恐　老年伯歩　司寇後塵故前者兩次登門不惜自衒求售耳　徐公嗟嘆良久自以得遇先生爲大幸也翌日卽往謁其座師　原

任大司農華亭王公　王公握手驚問曰尊恙固頓愈耶
徐公告之故且語以詳　王公潑嘉嘆遂招先生徃爲用
鍼療所患款洽流連恨相見晚也　徐公既得病愈會
皇上自熱河回鑾徃前途迎
駕奏對稱
旨其公郎世兄南來以厚禮酬先生先生不受固强之先生謝
曰我若受之則前者兩經月恥自薦專爲利而來矣卒辭
不受
同門陛兄諱誠字省存别號兆垞者　中堂太倉王公之

令甥也才識通明詞華敏贍　中堂愛之常稱爲美才苦功讀書刻意作文幾乎嘔出心肝屢戰場屋不利中年艱於嗣息患失血者年餘成癆瘵證終日咳嗽吐痰不止身發痛熱骨瘦如柴腰胷疼痛難忍飲食少進坐卧不安名醫環坐百藥莫挽　中堂患之乃延先生鍼治先生到陛寓半日之頃　中堂三遣使問先一使來問診過脉否可還治得否答云尚可治使者去則又一使來問已曾用鍼否答云正在用鍼使者去則又一使來問用鍼可有效否答云先七鍼腰不疼得以坐起再七鍼嗽差痰減再七鍼

身熱已退大約三日可以去病七日可以除根一月之內元氣可復也　中堂聞之喜出望外翌日　中堂又遣使問則諸病已退七八分矣　中堂大喜先生應酬甚繁不能日往親爲用鍼乃授門人汪梅溪口訣令往治之一月之內病果霍然精神復舊陞兄念先生再造洪恩無可報折節稱弟子受業焉

論德薄公諱有德者先生癸未同年也其夫人賢而慧時時贊勸　薄公力行善事而又勤於操作理內政夙興夜寐積勞成疾胸腹脇之間常有水痛脹作楚令女娣操

之則往來有聲時或上下於肩背間循環如潮汐狀肌膚消瘦飲食少進二便不利已八年矣延先生治先生曰此非尋常之證須於五鼓天未明時用鍼須年先生自治之我當授鍼法因口授以訣　蕭公乃如法用鍼甫七鍼覺腹內如雷鳴即起下行二便遂通自言七八年中所未有此利導者也　蕭公喜極再來問更當鍼何穴先生又口授以訣七日之內水消脹退飲食大進始悔從前之服藥誤事不小也　蕭公知鍼方不易傳乃煩先生購藥製鍼以施貧乏之患病而不能來者先生曰年嫂夫人之病法

在不治今得全愈乃其平日力行善事之報非我之力也

今復施鍼濟人將來福壽不可量　薄公令嗣長公諱海

者振振麟趾髫年成進士讀中秘書每

皇上幸熱河必陪　駕特令傔直　南書房時正在熱河聞母

夫人積病頓瘳喜不自勝寄惠親筆詩箋齋聯致札殷勤

稱謝

湖南糧憲王公諱奕鴻者　中堂太倉公仲嗣也其母夫

人患病多年其證約略與薄夫人相似而加以徧身疼痛

嘔吐不止從前時發時愈近乃日日如此病勢轉劇時湖

南豐憲之
命初下 王公正欲奉 母赴任而病勢如此心甚憂惶延先
生診視先生亦授以口訣如 蔣公令 王公自治旬日
病全愈擇吉奉 母登輿同赴湖南任于是 中堂府內
凡患病者皆延先生治獨 少司農以不信神鍼爲他藥
所誤惜哉
中翰晉公諱如穎者壬辰進士也患病數月二旬不飲食
矣 公自知病不起命嗣君豫備後事遂自製辭世詩與
親知相永訣 臺中吳公諱蔚起者先生之同門也與

告公善聞　公病篤煩先生往視之先生至觀　公氣色如灰聲低喉澁瞳神黯然無光私語其嗣君曰此甚難治公覺之乃哀懇先生曰我今年六十七歲矣即死不爲夭但得遇神鍼而不一用而死死且不瞑目我生平好酒而不好色幸祈爲我下一鍼先生見其情詞愷切乃勉爲用鍼於是令臥牀坦腹捫其臍下有一痞周圍徑七寸堅硬如石先生以梅花鍼法重重鍼之又鍼其三脘又鍼其百勞百會皆二十一鍼鍼畢令飲醇酒一杯　公搖手曰吾酒不入口者已兩月餘矣惡聞酒氣拒酒不肯飲先生固

強之公攢眉勉受詎杯甫到唇而酒已滿引落喉覺酒味甚佳連飲五七杯自喜曰吾生矣起坐牀視其面益然如春語聲忽高亮目光炯炯身中頗有力自下牀陳設座席呼酒列餚款先生　臺中楊公諱汝穀　嚴公諱開祖者公之好友也得　公辭世詩戕恐　公且晚已作古人疾來問訊排闥直入則見　公儼然坐於主席雙手擎杯敬先生全無病狀不覺駭然　公一一告之故　二公咸大欣幸各自言所病懇先生治之越宿　公腹痞漸消縮可三寸許三日如彈丸七日而盡消　公曰我非先生已死

矣先生重生我也踵門叩謝書其柬曰重生晚弟督某頓首拜先生璧其柬不敢當也　公病既愈遂入　閣視事閣下諸先生咸駭嘆僉謂重生云
淮安運倅張淵度兄諱涵者在京需次八九年矣而不得遇一缺會七月間淮安缺出應歸八月一缺止有一人戚友咸爲加額而　淵兄亦自爲浚喜也無何　淵兄於中秋十八日兩腿忽患腫痛十九日即延醫至二十二日數名醫連進藥不效腫痛加劇凡是月之應選官例於二十四日赴　吏部過堂二十五日赴　天安門掣籤二十六

日赴　九卿驗看　淵兄自十八日患病日甚一日不能下榻心甚憂之二十三日未刻先生在寓偶與諸同人燕坐忽一人控飛騎疾馳到門投兩刺覘之則　張天門先生　吳豹文先生帖也請先生往報國寺促疾往先生到寺門使者引入竟造　淵兄榻前則以腿疾求治　淵兄見先生至愁苦呻吟不可名狀自謂需次多年幸得一缺乃病出意外萬萬不能過堂掣籤驗看矣奈何奈何先生慰之曰毋慮我能使君明日過堂後日掣籤再後日驗看無恙也　淵兄聆先生言未深信猶惋歎不自已先生視

其兩腿紅腫熱如熾炭按其兩手臂膊胸膛脊背皆冷如氷因先鍼其湧泉二穴各四十九鍼忽上身皆煖再鍼其百會一穴四十九鍼一時親友之環立而觀者皆注目視其兩腿忽驚相謂曰腿之紅淡矣俄而曰退矣俄而又曰腿之腫收矣消矣按之凉矣不熱矣而　淵兄亦自覺痛楚之頓除可以伸縮而舒展蓋先生深得以下治上以上治下之秘密故鍼湧泉於下而能令上身之冷者煖鍼百會於上而能使下身之熱者凉腿之紅腫者退消也計先生到張寓巳日昃用鍼直至半夜鍼畢　淵兄倦而臥榻

栩然酣睡甚自得自十八日患病以來連宵不寐未嘗一夕入黑甜鄉有如此者也次日爲二十四日正當過堂之期　吏部將應選官一一過堂點名訖時　少宰湯公顧謂　左堂李公曰今日有一鹽運判當過堂聞其腿患腫痛想不能來也語未畢忽人叢中躍出一人昂然挺立堂下向堂上拱手高聲曰卑職在　湯公大驚蓋　少宰早風聞其患腿疾謂必不能來而忽然立於堂下所以驚也詢其腿疾因何得愈則具以先生神鍼對遂與之一例過堂點名訖次日爲二十五日赴　天安門掣籤一人自掣

一缺如探囊物再次日爲二十六日赴　九卿驗看無恙遲倅不必引　見即可領憑赴任矣　淵兄走謝先生先生日向者君愁苦呻吟時我言我能使君過堂掣籤驗看都無恙君未之信也今何如　淵兄心服頓首謝不已因肆筵設席盛召賓朋陪宴謝先生先生適以往內城用鍼無暇赴席辭不往而煩　吳豹文先生致厚禮奉酬先生先生堅璧不受也先生之神鍼間傳　吏部堂上於是左堂李公　右堂湯公皆延先生用鍼而　滿　漢文武大小官員之凡在京候引　見而患病者莫不求先生用

鍼以人多不及盡載耳

大凡一切病證其初不宜即服補劑而中風痛風木風爲尤忌都門　諸貴人喜服人參雖極清苦者亦必竭力購參以服之爲恃此可無恐也每一患病即延太醫調治太醫非補劑不疏方　諸貴人非補劑之方不肯服以致邪氣受補日盛一日而病乃潑根固蒂而不去矣故死於病者十之一二死於藥者十常八九甚可嘆也先生用鍼遇素不曾服藥者雖十年二十年之痼疾無不一鍼立愈倘或久服補劑必須斷藥七日方可用鍼其見效遲久不能

如不服藥者之神速也先生在都門力勸　諸貴人毋得輕服人參　諸貴人聞先生之言如夢初醒所省參費不少而一時參舖與太醫之門未免有車馬冷落之嘆
先生神鍼得之吳山異授本爲貧賤人而設非以治富貴人也富貴之人有力延醫服藥何須用此惟貧賤之人無力具醫藥一遇疾病卽束手待斃故　仙師特授此方於
先生以補造物之缺陷先生治貧賤人往往應手卽愈而治富貴人有遲速之不同則以貧賤人素不服藥無先入者爲之主且其平時藜藿不飽無甘脆肥醲以腐其腸斷

喪不多無皓齒蛾眉以伐其性此其所以一遇神鍼而病去之速也至於富貴人或有速效者或有遲久而後效者其間不能無少差別耳

神鍼雖用火攻不似用艾灸者之燒皮爛肉其疼痛爲難忍也雖名爲鍼不似用鐵鍼者之揷皮入肉或致損骨傷筋也先生每出必攜鍼自隨遇病即治又著鍼書一小本贈人以鍼併贈以書令人一覽之下識治穴道了然在目依證尋穴按穴用鍼療急病於倉卒危疑之際全性命於無醫少藥之鄉可以自利且以利人意良厚也寓內不乏

好善君子倘與先生有同志則神鍼之所及益廣矣

先生之神鍼既盛傳都下遂有倣式冐名僞造神鍼以醫於市者左右請捕治之先生曰無庸也此不過無賴窮人借此以圖目前生活計耳使其鍼而有效是代我廣施鍼也取直何害使其鍼而不效則不久將自廢矣何以究爲先生之雅量容人有如此

先生寓京本爲引　見非行醫也而鍼法盛行自早至晚肆應不遑疲精役神無少休息承同年好友相愛謀爲遷寓以稍避喧乃初遷於　諭德薄公第不數日而聞風踵

至者如故也再遷於　刑垣掌科錢公第不數日而聞風
踵至者又如故也三遷於　臺中吳公第不數日而聞風
踵至者仍如故也不得已復歸舊寓仲冬十七日引
見後便欲束裝乃攀留者依依不忍舍至臘月初三日方得出
都門先生亦誠勞矣所往來名公鉅卿同譜世講不能一
一詳載其官爵姓氏會我　太先生暨　太師母同登八
袠承在　朝諸貴人自　中堂而下凡用鍼者各賦雙壽
詩以致稱祝瑶章煥彩錦字騰輝洵大觀也詩刻另帙茲
集不載

先生於乙未之臘月初三日出都門二十一日抵介休二十二日上汾州司馬任丙申仲春委押解兵餉二十萬兩赴甘肅軍前十八日自省啟行至孟夏二十一日事竣言旋凡車轍所往來遇病即醫醫即立愈未能殫述聊記一二於左

先生行至匽河有一騎疾馳而來問輿中可是押西餉韓汾府否我小主覺羅托薦同官吳星臣自京往蘭州富舅舅患肘臂疼痛在京聞神鍼之名未及請治今因往蘭州藩司署中道過介休原擬在介求治適值汾府押餉西行故

特破站兼程以與道及得一面爲幸未幾而騎到　二公下馬握先生手殷勤備道來意覺羅托蔭者陝西平慶臨鞏藩臺駐劄蘭州　折公諱爾金之大世兄也富舅舅者世兄之母舅也世兄言我家君患病兩腿沉重步履維艱將來到蘭得以求治誠天假之緣進而　富公亦以治肘臂爲懇先生求惠數鍼先生出鍼符之舉前於藩署領教二公因急欲取道遂疾馳先去　治效見後

先生行至隆德邑邑侯　吳君諱廣楨者　中堂安溪李公壻也謁先生於公廨下馬兩足蹣跚先生問其故云自

抵任後即患足疾且言闔衙上下皆患病而其夫人之病爲更劇先生即於座中爲鍼其兩環跳各二十一鍼鍼畢足無恙矣　吳君喜甚延先生至署一幕賓呻吟於榻問之患腸瘋便血脫肛而小便又赤濁痛不可忍先生手點數穴令門下治之各穴皆四十九鍼翌日兩便之疾都瘳吳君益喜甚延先生入內求治其夫人夫人患病十餘年矣骨瘦如柴徧身疼痛兩手十指拳曲不能伸兩足不能下地飲食不進脯熱往來醫藥莫療先生胗脈畢出鍼書一本爲點示用鍼之穴凡數十處授訣　吳君令自治之

其餘臧獲僕妾之患病者俱爲點穴給鍼焉 治效見後
季春二十六日先生至蘭州次日謁 藩憲折公相見甚
歡延入內衙齋飯畢 折公即以腿疾求治先生爲 折
公用鍼已七鍼矣而全不知痛癢先生爲停鍼少憇以待
之適富公在座云前承惠我神鍼我途中自試因不知穴
道即於痛處着鍼鍼後本處之痛除而痛流於他處再於
所流痛處鍼之則痛仍歸本處以此痛益甚奈何先生曰
此乃徒治其流不治其源之故也爲伊鍼數穴鍼畢痛除
即往箭廳挽强弓射百步外矢皆貫革 富公喜曰我以

臂病不親弧矢者已十年矣今復得一逞少年伎倆何快如之

折公兩腿沉重毎踰門限及上下階級甚艱難不知痛癢名爲木風此最難治先生乃先瀉後補瀉之四十九鍼補七鍼而腿中覺疼先生曰可治矣因誡之曰自今用鍼後切須加意保養禁房勞慎喜怒忌發風動氣之物乃可望愈　折公遵教七日果全瘳

臨洮驛憲田公諱呈瑞者其大世兄諱周字邪叔年十八歳能文章工詩賦英姿煥發忽兩目患青盲白日無所見

先生視其兩瞳神皆散散將盡乃曰此目不急治終身無目矣爲鍼神庭臨泣各數十鍼翊日目遂明瞳神如故咸歎爲神

平慶臨鞏臬憲巴公諱錫者聞先生名承枉顧復邀敘談歡若平生　巴公留心醫道志在活人見先生神鍼傾心悅服款曲留連虛懷諮詢先生出鍼書爲一一講貫併贈鍼焉

巡撫甘肅寧夏平慶臨鞏大中丞綽公諱奇者在軍前已久　太夫人暨　夫人皆抱恙醫不能療　藩　臬　驛

三憲之夫人每日上院請　太夫人暨　夫人安因道及
先生神鍼治病之神效　太夫人聞言色喜明日遣人延
先生先生以　中丞不在署辭不往　太夫人則煩　驛
憲田公子奉陪先生進署而令　中丞二公子出迓先生
於轅門　太夫人患左臂不仁所服丸散湯劑藥酒無算
甚且艾灸鐵鍼備嘗痛楚而莫之一效垂十餘年如一日
先生爲鍼肩井肩髃曲池各二十一鍼宿疾頓瘳　太夫
人喜甚
緯公夫人之恙甚多宜用鍼之處不一而足以其穴在偏

身先生不便親點乃令一童子赤身將　夫人所當用鍼之穴照　夫人周身分寸一一畫於童身之上而令女奴之解事者一一照依童身所畫之穴爲　夫人點穴而用鍼凡三晝夜　夫人徧體之穴皆鍼畢而周身之宿疾盡霍然矣其餘上下男婦人等之用鍼而病痊者不可以數計也

先生任蘭數日欲押餉赴軍前稟辭　藩憲潘憲曰可無勞遠涉也我早已具詳　當大人將此餉即於蘭庫兌收稍遲數日詳文即當批發來也君可　安心在此施鍼以療

民疾苦先生既承　藩憲勅留遂於方提塘家開局施賑凡在蘭現任文武大小各衙門與夫軍民人等及四方遠近之聞風而至者應接不暇全活甚多

閏三月十六日奉到　富大人批文將所解軍餉准於蘭庫兌收十七日兌貯蘭庫訖先生遂欲辭行返晉而　各憲俱力爲攀留至二十五日始束裝啟行是日也祖道郭門外者車馬絡繹百姓扶老攜幼揮淚相向皆依依不忍舍送至三十里外而回

先生於二十五日自蘭啟行回晉循原途而返所過居民

望治者甚衆先生停車悉爲療治每過一村落卽有居民捧香跪道而迎者問之則皆前日到蘭求治而病愈者也先生下車慰勞再三有欵留先生至其家而烹茗以獻者有以雞黍饋者有以菓蔬進者有以酒醴奉者兒童婦女欣聽色笑歡然如赤子之見慈母焉

孟夏三日至平凉府東關內隆德邑侯　吳君奉平慶驛鹽憲　盧公之命走請先生因自述其夫人之病自授鍼後如法鍼治一月全愈今且飲食大進精神復舊步履無恙兩手和柔日事女工鍼黹緫理米鹽凌雜保全性命內

助無虛則皆先生再造之恩也舉家上下之病無不盡愈惟有早晚焚香頂祝耳先生至 盧公署 盧公大喜曰某在都門即耳熟盛名以未獲一識荆州爲恨今得把晤眞三生之幸也 盧公以 尊公太翁在京患半身不遂求先生惠鍼寄京先生出鍼併授鍼書點示要穴付之盧公感極有愛女二八頸患瘰癧求治先生爲點穴留鍼令 盧公自治之前任道憲 李公 嚴公俱有恙至署求治先生急欲就道亦與點穴留鍼 盧公堅留不克先生遂行

先生解餉往還咸陽皐蘭間因得縱觀肴函天府之雄華嶽崆峒之峻潼關灃灞之險驪山温泉之奇凡所過名山大川古蹟勝景輙流連感慨上下古今不能自已一一皆有題詠詩刻另帙茲集不載

先生於孟夏之二十一日冊至介休於仲夏之十一日聞太師毋周太君之訃當是時也搶地呼天五中崩裂斷水絕粒者數日幾不欲生親朋再三勸慰則以 太先生在堂始勉强視息在署寡襄後遷居旅館閉門讀禮緣之南旋資斧久滯介休弗獲奔喪 朋籍日夜望故鄉啼泣而遑

近之求治病者蝟集蜂擁先生於衰經中施鍼拾藥不少
倦有窮人射利者求鍼入手售於他處毎鍼一枚可得白
鏹四金先生知之而不問也先生之神鍼不特醫人之病
而且以濟人之貧神鍼之利人也亦溥矣哉

右鍼案紀畧記先生蒞任石樓者九條攝篆永寧者二
條引見寓京者十四條解餉客秦者十四條而以聞
計離任一條殿之篇末不過存什一於千百此外疎漏
甚多也天祐賦姿愚鈍筆性弇鄙無宋玉侯芭之藻采
風華以敷揚盛事不能將先生當日之奇驗一一傳神

寫照但攄實直書而已自知固陋無文見嗤藝苑其有語不雅馴辭不達意之處敢求

當代名公宗匠　賜之鍼砭幸甚幸甚天祐謹識

懇傳太乙神鍼投詞

具投詞受業范毓馨

投爲懇　恩傳授太乙神鍼事

伏以

道戒輕傳石室韞琅函之笈

心存溥濟錦囊披雲篆之章

俾體好生之仁功侔相業

術慰虔求之意法衍燈傳叨秘寄之弘宣快痌瘝之盡

愈羣登壽域咸躋春臺

恭惟

芑翁韓老夫子門下

四明間氣

三晉福星

溯家學之流芳允矣文開八代

紀傳臚之繩武依然瑞現五雲

詩禮趨庭科甲蟬聯而濟美

詒謀式穀芝蘭鵲起以蜚英

由名進士出宰花封惠露潤羣金遐邇以良有司游

歷分府威風震汾水東西於鳴琴製錦之餘開懸醫
國安民之大業疏靈方而療病橋井泉香花妙藥以
除疵杏林春暖仁政必先無告活鰥寡孤獨者奚止
千人慈心普運神功起殘疾疲癃者難以億計現宰
官身而度世直與勾漏齊驅捨君臣藥以給求不學
伯休守價聲傳秦晉兒童婦女知名鑒洞膏肓扁鵲
倉公再見顧方藥已推獨步乃神鍼更顯靈蹤領太
乙之眞傳吹徹杖頭藜火拜吳山之仙授攜來肘後
青囊雖用火攻非同艾灸亦參藥味全異湯煎療積

久之沉痾須臾脫體起垂危之篤疾頃刻回生去年
引　見駐京華求治紛紛踏穿戶限今歲飛輪請蘭
郡乞鍼攘攘塡擁街衢莫不戶頌重生家絃再造者
也毓馨一介迂儒半通未綴承祖宗之積累懼隕越
夫家聲奉賢哲爲楷模希範圍於善軌非言仗義偶
排難以解紛豈日輕財聊周貧而濟乏久仰
龍門之峻思御李以無由頃聽
熊軾之臨欣識荆之有幸猥不自揣欲濫附於參苓妄
想心傳冀廁班於堯李在孺子未必可教恭修進履

之文惟
先生許令前來慨踐傳書之約
開羣生之活路
砌普渡之法橋泥首皈誠洗心聽教
伏願
弘敷化雨
大播宗風
救濟心殷擴善與人同之量
提携念切殫誨人不倦之懷勿終秘夫靈文祈盡傳夫

奥旨邀馬融之絳帳敢誇東道之稱登卜氏之龍壇
願續西河之派倘獲立雪意切坐風不靳
太乙神鍼授我愚蒙後學幸邀
諾允敬立誓言 鍼譜 自得法之後決不敢浪授輕傳妄
洩秘妙決不敢貪財圖利猜索窮人決不敢見艷冶
而起淫心借醫漁色決不敢受
師恩而昧根本飲水忘源自當謹守誠言禀遵
師訓逢人施藥遇病即醫不諂富而欺貧不沽名而買
譽不惜貲而吝費不勤始而怠終倘盟誓之有違甘

天誅之立殛弟子錄馨無任激切悲哀悚惶待命之至須

至授詞者

當先生在吳山傳授神鍼之時　無名老人自言走遍天涯閱人多矣未敢濫傳獨授之於先生誠慎之也誠重之也爾時對　天盟誓決不敢輕洩妄傳以褻越此大道非比偏方小術可以逢人而說信口而談者也世人見神鍼奇效如神身上之宿疾方瘳心中之妄想頓起便向先生懇授秘方殊可笑也吾嘗從遊者不少惟范子梅谷得授眞詮　先生愼重擇人不敢負當日之

盟誓以獲罪於 無名老人觀投劍誡文兩篇大畧可觀矣天祐謹識

太乙神鍼傳授淵源誡文

竊惟

太乙神鍼者乃起死回生之妙道救人濟世之神方藏之名山洞府之中韞之金匱石室之內迥異尋常醫術誠爲教外别傳名曰鍼非金非銀非鐵蓋扁鵲倉公之所未談雖用藥不湯不散不丸亦軒皇岐伯之所深寶起痼疾於俄頃療沉疴於須臾此非海島奇方所能仿佛又豈能宮秘帙所得後先者哉是以歷代相承嫡嚴宗派一燈遥接熖接薪傳不是吾徒費千金而弗顧果然道器畀一貫以

何言僕跡混塵埃身觸仙骨幼年訪道尋勾漏之丹砂壯歲成名慕旌陽之政蹟粵在戊子仲夏偶憩浙水之吳山遂於紫霞洞天獲拜神鍼之仙授踏破鐵鞋而難覓欣開雲錦以披宣記摩頂之誠詞秘之三緘其口鐫微言於心版行之百倍其功以故自出宰石樓暨分知汾郡無時不以利濟爲念無日不以神鍼活人常極目斯世之茫茫多方接引問誰是吾門之楚楚可與傳心未嘗不抱和璞而自怡撫牙琴而獨賞也何意汾水介山之內乃有樂道好善之人如范子毓馨者以忠孝立心以慈祥接物生平之

敦倫飭紀固已對衾影而無慚濟困扶危載口碑而不朽矣猶以未聞大道志切徬徨欲得神鍼心如飢渴不辭折節之雅爰來問道於言瀝血投詞見性天之流露劌心立願徵質地之惇龐哀懇者三精誠積而不懈頓首者九善念若而彌恭旣邂逅而遇伊人可始終而秘我法用是出三千年始開之妙蘊剖破元機將五百載偶現之精華敷揚奥旨何修得此知君夙世植靈根永矢勿諼聽我當前申誠約所有條欵具列於左

四不鍼

一不忠不孝乖悖五倫者不鍼

一惡人淫婦該受陰譴者不鍼

一少婦閨女病在胸腹者不鍼

一孀婦尼僧獨處一室者不鍼

五不許

一不許男女混雜妄動淫心致敗行檢

一不許貪財圖利指勒窮人其有富貴之家或贈珍藥或餽藥資出於情愿者不禁

一不許醉中爲人用鍼及身汚不淨

一不許輕泄秘密妄傳匪人

一不許勤始怠終背師忘本

以上條欵所當凜遵念聖賢萬物得所之懷願顛連之盡起體帝王一夫不獲之意冀仁壽之同登尚期勉旃毋忘所昜

旹在

康熙丙申歲春王正月上元穀旦

賜進士第奉政大夫同知山西汾州府事前文林郎知山西汾州府石樓縣事辛卯科山西文闈同考試官

萬壽科山西武闈同考試官加一級紀錄三次年通家眷友生

浙東芑齋韓貽豐手授